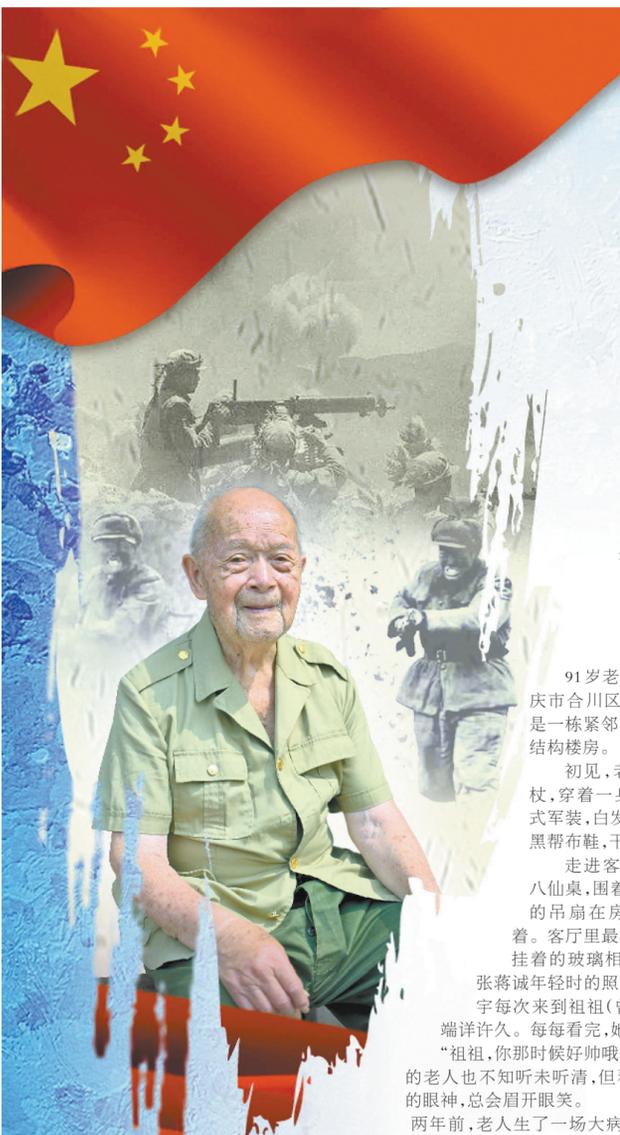


被仰望的与被遗忘的

■本报记者 汪娜 左庆莹 特约通讯员 郑炜

“痛不痛？”
 “有一口气我都要打。”
 “为什么不和邻居朋友说自己打仗的事？”
 “军事秘密，不能外传。”
 “敌人打死没得？”
 “我的子弹都打向了敌人。哪一发子弹没打到，我都很惭愧。”

——蒋诚与记者的一段对话



91岁老兵蒋诚的家在重庆市合川区隆兴镇广福村，是一栋紧邻乡道的两层砖石结构楼房。

初见，老人拄着一根拐杖，穿着一身宽大的绿色旧式军装，白发稀疏，一双白底黑帮布鞋，干干净净。

走进客厅，正中是一张八仙桌，围着几张条凳，白色的吊扇在房顶悠悠地转着。客厅里最打眼的就数墙上挂着的玻璃相框，相框里有一张蒋诚年轻时的照片。曾孙女蒋晴宇每次来到祖屋(曾爷爷家)，总要端详许久。每每看完，她总会感叹一句：“祖祖，你那时候好帅哦。”神志有些恍惚的老人也不知听未听清，但看到曾孙女虔诚的眼神，总会眉开眼笑。

两年前，老人生了一场大病，记忆力开始快速衰退，语言表达也变得含糊不清。采访第一天，三儿子蒋明辉一直陪着蒋诚里进外出，可直到傍晚，蒋诚才认出了陪伴在身边的蒋明辉：“老三来啦。”采访的多数时间，由老人的家属和镇上的领导介绍情况。家里难得热闹一回，但老人一直沉默，仿佛眼前的一切与他无关。

上甘岭记忆

蒋诚，生于1928年，21岁时在解放成都的炮声中参军入伍，成为解放军第11军31师92团1营机炮连战士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蒋诚所在部队编入志愿军第12军建制。1951年3月21日，被提拔为机炮连副班长的蒋诚跟着队伍入朝参战。

在合川区人武部档案室，记者找到蒋诚的《复员建设军人登记表》，上面记录：蒋诚，1952年6月在朝鲜金城由张云介绍入党；1952年12月，朝鲜上甘岭战斗中立一等功一次。

上甘岭，位于朝鲜金化以北3公里，西北方向的五圣山是朝鲜中部门户和战略要地，在志愿军的正面防线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。1952年10月14日，美军发起“金化攻势”，企图夺取上甘岭，在志愿军的防线中央打开缺口。11月5日，第12军31师接替第15军45师守卫上甘岭。11日，我军将反击重点转移到537.7高地北山。

此次战斗主要在两个连的防御阵地上展开，面积仅为3.7平方公里。敌军共倾泻炮弹190万余发、航弹5000多枚，摧毁了全部表面阵地工事，将两个山顶削低了2米。激战至25日，我军终于打退敌人的疯狂反扑，确保了537.7高地北山阵地的绝对安全。经此一役，敌人的进攻基本停止，上甘岭防御战役胜利结束。

在朝鲜战斗的岁月，在蒋诚的记忆中只留下上甘岭一役。当记者问起打仗的经过时，老人浑浊的眼里有了微弱的光。讲述断断续续，不断重复着同一个片段：“它冲下来，我就把枪口对准它的头；它飞过去，我就打它的尾巴……”

在这次战斗中，作为机枪手的蒋诚被荣记一等功。

老人已经无法讲述更多细节，但立功喜报上的文字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：“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于上甘岭战役中，配合反击坚守五三七点七高地战斗中，该同志发挥了高度的英勇顽强精神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带领班里在严密敌炮封锁下，熟练地掌握了技术，以重机枪歼敌四百余名，击毁敌重机枪一挺，有力地压制了敌火力点，封锁了敌运输道路，击落敌机一架，身负重伤还不愿下火线……”

“敌人的子弹在他的肚子上划出了一道5厘米长的口子，肠子流了出来，他用手揉了进去继续战斗。战士们把他抬回医疗队抢救，才捡回一条命。”合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陈远明告诉记者，“老英雄很简单。要不是看到那份立功喜报，我真不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”

迟到36年的喜报

陈远明说的，是一份迟到36年的喜报。

1954年战斗结束，蒋诚回国，来到31师驻地浙江江山兴建部队营房。因成绩突出，连队为蒋诚记三等功一次。1955年2月10日，蒋诚复员返乡。退伍时，蒋诚的随身物品只有5件：便衣一套、鞋袜各一双、毛巾一条、肥皂一条、布票16尺。

回到家乡，曾经血流漂杵的战场记忆凝固成一枚枚奖章，被蒋诚锁进了一只铁盒子里。铁盒子很少有人见过，弟弟蒋启鹏也只见过一次：“只有那一次，他把铁盒子打开擦拭灰尘，我才发现了那几枚奖章，只有少数几个家里人见过。”

村里人都熟悉老蒋，但没人知道他是一位一等功臣，直到1988年。

据隆兴镇镇长代金川介绍，1988年，合川县组织修订县志，编撰人员王爵英在整理档案时，发现了一份《革命军人立功喜报》。《喜报》载明：“贵府蒋诚同志在上甘岭战役中，创立功绩，业经批准记一等功一次，除按功给奖外，特此报喜。”喜报的背面有一行字：“由八区退回，查无此人”。

这份喜报引起了王爵英的兴趣。喜报的主人蒋诚是谁？老兵现在又在哪儿？

喜报的投送地址是四川省合川县四区兴隆乡南亚村。在合川，有一个兴隆乡，还有一个隆兴乡，是不是地址写错了？这或许是历史的又一次吊诡。此时的王爵英刚从合川师范学校校长岗位退休不久，蒋启鹏既是他的学生，又一起共事过。王爵英立即与蒋启鹏取得联系，并向相关单位进行核实。

经过多方验证，在朝鲜战场立过赫赫战功的蒋诚终于走进了人们的视野，合川日报在醒目位置用大幅照片刊登了这张迟到36年的立功喜报。这一年，蒋诚60岁，距离喜报发出已经过去了整整36年。

36年间，蒋诚没向任何一级组织透露过自己的战斗功绩，也没找任何一级组织提出哪怕是正常安排工作的请求，一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。

蒋明辉清楚地记得，1975年自己上小学，没有衣服穿，就拿来父亲的衣服，“衬衣穿上身，系上扣子就成了一件‘套裙’。那时，生产队给每家每户分红薯，红薯磨粉后，剩下的红薯渣父亲舍不得丢，从粉坊拿回来晒干焙成或是煮粥，很少能吃上大米或面食。”等到长大，几兄妹相继恋爱

结婚，蒋诚都没能置办几桌像样的酒席招待亲朋。生活拮据如此，蒋诚也未将自己的情况向上级反映。

如果当年的选择不同，一家人的生活是否有另外一种可能？

“蒋爷爷，您从战场回来后，生活这么苦，孩子也跟着受苦，怎么不向组织反映反映？”

“党员不能向组织找麻烦。”蒋诚的回答永远只有这一句话。

丝与路

晌午，老人将木门掩上，条凳一字摆开，铺上床板，躺在上头摇着蒲扇打着盹，屋里阴凉下来，只有屋外田野里的蝉叫得沸腾。

这样的清闲时刻，放在前些年，家人连想都不敢想。

从部队回到合川，蒋诚凭着一手熟练的养蚕技术，在合川县蚕桑站当蚕桑员。1988年，合川县政府根据政策规定，将蒋诚在蚕桑站临时身份转为正式工人身份。

合川是国家茧丝绸生产基地，隆兴镇的蚕桑产量在合川名列前茅。那些年，隆兴镇的蚕桑养殖搞得红红火火，一年要养上四茬。从桑树嫁接、蚕种繁育到蚕茧收烘，每一个环节，养蚕人都需要专业的技术指导。“全公社，数蒋诚的蚕桑技术最好。”同事秦能成说。

每天清晨5点多，蒋诚就已经坐在蚕桑站广播室，通过大喇叭给十里八村的农户讲养蚕技巧。白天，蒋诚到各个村子实地指导，直到深夜才返回。那些年，蒋诚走的夜路数不清，手电筒光线微弱，脚指甲盖都被路上的大石块硬生生地磕掉了。

蒋诚忙的时候经常不着家，特别是夏秋季，时常一个星期都见不到人，蒋明辉很不理解：“一下乡就是好几天，别人的父母都在家，就他不在。小时候得到的父爱太少。”回忆当年，这个51岁的男人流了泪。

从重庆乘动车到合川，行程25分钟，列车穿过了15段幽暗的隧道；从合川区开车到广福村，路途45公里，历时1个多小时，上坡、下坡、盘山，窗外是看不完的风景，前方是绕不完的路。

久居深山的合川人，盼望能有一条通往山外的路。有了路，就有了人气，有了发展的基础。1983年冬，隆兴镇决定修一段从永兴到隆兴的公路。说是公路，但路无三尺平，“一到雨天就成了烂泥路，车和人都没办法通行，拖拉机要是陷进去，半天都挪不出来。”当年和蒋诚一同修路的蒋仁先说。

修路是件苦差事，没有挖掘机、压路机，从槽底修整、铺沙垫石，再到平整路面，所有的工作都由村民使用铁钎、铁锹、石碾子这些工具完成。见此情景，许多村民打起了退堂鼓。

蒋诚站了出来。作为党员和退伍军人的蒋诚站出来主持修路。那个年月在乡村修路，牵头人没有报酬，修路的工人都是当地村民，大家按工分兑现工钱。“村民先在采石场，用炸药爆破，用铁锤将石块捶碎，再将碎石装上拖拉机，运到路的两端。我们用竹筒背上碎石，一边走，一边修，哪里有坑就填一铲子。没有沥青浇灌，路面修了坏，坏了修，就像一个‘无底洞’。”蒋仁先回忆道。

路没修完，钱花完了。见工友纷纷放下手里的家伙，打算回种田，蒋诚站了出来：“大家继续干，钱我去想办法，你们放心。”那天，蒋诚走进农村信用社，以自己的名义去银行贷款，给工友发工资。资金有了，修路工程得以顺利推进。

“修路时，蒋叔和我们小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，踏踏实实做事，老老实实做人，莫给国家添麻烦。”这也是老人对子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可就是这样一位不愿给国家添麻烦的老兵，却在退休后给自己的儿子找了个“大麻烦”。

“1991年的一天，父亲摸出了一张2400多元

的银行欠款单递给我，说是修路欠下的钱。我一下子懵了，这笔债怎么还？”年轻的蒋明辉一时间没了主意。蒋明辉和父亲蒋诚一样，是个沉默少语的人。经过一夜思考，他决定扛起这笔债。“当时我们正打算结婚，有人因为这个劝我别结婚了。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逃避，躲到城区打工。后来冷静地想了很多天，想到老辈大公无私地为乡里修路受了那么多苦，我们小辈也该做点事。”三媳妇唐群说。

处处带头、事事争先

老人的院子里有一棵柚子树，8月末的光景，一颗颗柚子已经长成青色，压弯了枝头。上世纪90年代末，国家号召退耕还林，蒋诚带头在自家田地里种上梨树、柏树和柚子树。

在村里，大家喜欢称呼蒋诚为“蒋英雄”。蒋诚处处带头，事事争先。有他带头，大家就有了“定心丸”。

前几年，广福村劳动力多外出务工，农民收入来源单一，生活贫困。2014年，广福村引进油橄榄种植扶贫产业，需要村民流转土地。最初，这一提议遭遇很大阻力，“农民靠土地吃饭，土地没了，心里没底。”曹中华的顾虑代表了村里多数人的想法。

村干部王年国回忆，村委会上，蒋诚第一个站了出来，主动将自家3亩多地流转出去：“种植油橄榄，不仅能让荒田创造价值，让剩余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，还能收租金，得分红，我觉得挺好。”一番话解开了大家的思想疙瘩。在蒋诚的带动下，村民有序流转土地。

从隆兴镇政府出发，沿着永隆路行车10多分钟，就到了油橄榄示范种植园，连片山丘因大片的油橄榄树生机勃勃。这几年，通过流转土地和油橄榄规模化种植，隆兴镇群众增收近2000万元，油橄榄种植已经成为当地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。“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也甩掉贫困户的帽子了。”曹中华说笑起来掩不住笑意。从种植园望出去，不远处一面墙上的几个大字格外醒目：“让老百姓都过好日子”。

在隆兴镇，“赶集”这一民俗仍然盛行着，每周五三五，老乡亲们背着竹篓上街，蒋诚曾是人群中忙碌的那一个。退休前，蒋诚忙工作行色匆匆；退休后，老人还是闲不住。老伴陈明秀说，退休后，蒋诚时常去镇上的学校讲课，跟孩子们讲他打仗的故事，发挥余热。1999年9月，永兴村委员会主任张琴琴还是隆兴中学的初一新生，“开学第一课，蒋爷爷给我们上国防教育课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那天他穿了一身绿军装坐在主席台上，胸前戴着亮闪闪的勋章，讲他在上甘岭打仗的故事。操场上的黄桷树旁，1000多名学生听得兴致勃勃。”

“退休后，蒋诚就爱穿他这身绿色军装，其他衣服几乎不穿，其他颜色更不爱穿。”陈明秀说。几套衣服反反复复穿，膝盖、肩部、领口都穿烂了。“别人都和我讲，‘你家老蒋穿衣服都烂了，你还让他穿。’”每每听此，陈明秀是哭笑不得。“每次跟他说话，把那身破衣服甩了，他都生气。”

当着记者的面，陈明秀凑到蒋诚的耳边，大声说：“我把你那些破军装甩了啊。”

原本安静坐着的老人立即回过神来，对着老伴皱起了眉：“不用。”

“那条裤子，你都穿了30年了。甩了，我去买新的。”

“那衣服是用枪炮、用生命换来的。再烂，都是好的。莫说了。”

补记：

采访结束时，合川区区委书记李应兰告诉记者，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，行动不便，合川区政府为蒋诚在城区申请了一套保障性住房，便于今后家人对其生活进行照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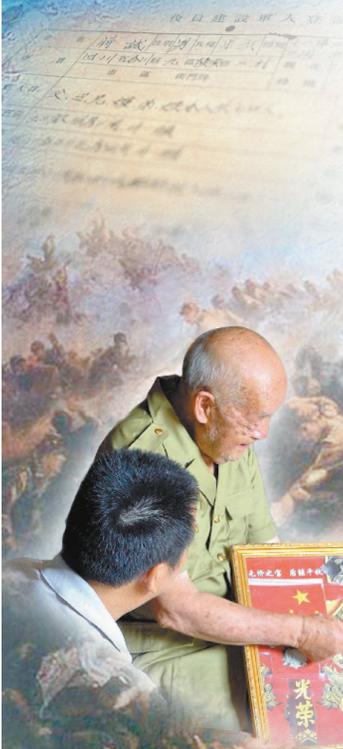
祖国不会忘记，后辈更须铭记。传承红色基因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。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蒋老的精神境界学习好，领悟好，发扬好，让这种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

时光如梭，英雄迟暮。应看到，在全国还有许许多多像蒋富清、蒋诚这样的老英雄、老前辈，他们隐姓埋名、深藏功名。各级各地应加大发掘力度，对于新发现的英雄模范，全面落实抚恤政策，及时兑现各项待遇，贴近做好关心关爱工作，关怀英雄生活，关注英雄健康，确保他们日子无忧、安享晚年。

英雄无言，英名犹存。英雄模范事迹是全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，挖掘、整理、保护英雄模范事迹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。由于老英雄、老前辈年事已高，又默默无闻，给信息采集、事迹整理带来许多困难。有关单位和部门应下沉民间、深入乡村，探农户、访百姓，精心做好登记统计工作。与时间赛跑，收集口述史、回忆录，系统整理老英雄、老前辈的珍贵回忆和光辉事迹，让更多“沉默英雄”的精神传之后世、照耀人间。

他是一座沉默的山岭

■王少亭



戎马生涯写传奇。上甘岭战役中，他和战友歼敌400余名，用机枪击落敌机一架，荣立一等功。退伍返乡当农民，他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正常的工作请求，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功绩，整整36载。

在蒋诚的儿子蒋明辉的记忆中，“父亲总是像山一般沉默。”

沉默的背后是博大的高尚情怀。“不要给组织添麻烦。”这是蒋老常讲的一句话。回乡务农，默默劳作36年；桑蚕养殖，一干就是24年；举债修路，默默无闻；脱贫攻坚，86岁高龄的蒋老，全村第

一个带头将土地流转出去。谁也不会想到，身边这个“平凡”的人曾经是共和国的一等功臣。

沉默的背后是超然的生活态度。“这一辈子后悔过吗？”“战场上没有后悔的。”不张扬、不炫耀，不求功名、不慕名利，朴实劳作、低调生活，这是一个经历过生死的人才会有的超脱和淡然。

沉默的背后是如磐的初心信仰。由于年事已高，蒋老常常神志不清，对于生活往事记忆模糊，但“消灭所有敌人”成为他为数不多的清晰记忆。时至今日，蒋老初心不改，以身作则诠释了一名老兵“以国为念”的不变初心和坚定信仰。